

【编者按】自二月三日的紐約新聞發佈會發佈了伊利華報第五屆伊利杯“中國人的夢想”全球徵文大賽的消息後,來自世界各地的華裔近百年踴躍投稿,來稿有小說、散文、詩歌等不同文體。

紐約,也許是大城市的魅力,當日新聞發佈會 2:00 結束,4:00 就有二十多個網站發佈了伊利華報第五屆伊利杯全球徵文“中國人的夢想”的消息。他們是中國新聞社、人民網、新華網、參考消息、海外網、中國網、中國僑網、新民網、東方網、中

打點罷行裝,揣上護照機票,我再一次啓程。

還是那只橘紅色旅行箱,里面的衣衫鞋襪化妝品,與歷次的出行大同小異,相差無幾。肩上的武器還是熟練,使用了數年的 Nikon 單反相機、導游書、筆記本、幾支彩色水筆。

大概青澀年華所從事的工作刻下的烙印太堅硬透骨吧,雖一把年紀了,仍酷愛四處遊走。只要稍有空間,搞定簽證,訂張機票,換幾件衣服,來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短則三五天,長則二十三日,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銀子,大把大把獻給了航空公司,拋進進低檔高檔的酒店餐廳。以往的出行,用個時髦又乖的詞,叫“旅行”。

這次截然不同。目的地雖是我蒼蒼茫茫、純淨美麗的新西蘭,是我旅行生涯中尚未涉足的處女地。但,它不是單純的尋常之旅。是應諾,應五年前的一個約定。

五年前,元旦過後。定居新西蘭的閻蜜邀我去玩兒,電話里倆人小鳥兒般嘰嘰喳喳,你一言我一語:

三月,新西蘭秋光明媚,最愜意的旅遊季節,你來!

好好好呀,大阪沒直航抵達新西蘭,我先飛上海,轉機再飛基督城。

來後住我家小客房,我們駕車豪游,無拘無束,足跡遍布南島。

OK!敲定!

我立馬行動,準備申請簽證資料,看地圖查線路,訂半年電腦尋找經濟實惠機票……卻不料,2011 年 2 月 22 日,基督城發生了 6.3 級地震,由於震源深度僅 5 公里,且位於市中心,致使衆多房屋倒塌受損,水電通訊交通一時癱瘓,就連基督城的標誌、擁有百年歷史的基督城座堂(ChristChurch Cathedral)也未能幸免,宏偉莊嚴的教堂塔樓僅殘存下一半。災難奪走了 185 條寶貴生命,受傷者達 2000。當時的新西蘭總理約翰·基稱這次地震“可能是新西蘭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地震後一周,我終於聯繫上了閻蜜。得知她家人無傷亡,房屋也無大損,只是臥室客廳的牆壁有不同程度裂縫,正抓緊修繕。電話中她的言語充滿焦慮:基督城余震不斷,有時一天多達幾百次,人人憂心忡忡,神色不安,不知上蒼會不會降臨更大的災難。更大的災難沒再度光臨南半球島嶼新

國台灣網、中國經濟網、中工網、中國日報網、中國經濟時報網、中國圖書對外推廣網、中國文化傳媒網、中國記協網、解放日報網、重慶展網、中國西藏網、東南網、長城網、工人時報網、台灣網、新華報網、中國國學網、網易、21CN、搜狐網、新浪網、和訊網、作家網、江蘇作家網、溫州網、山東華網、華人視線、天涯論壇、未來網、記者在線、香港鳳凰網、《華人》雜誌、華夏經緯網、《伊利華報》、世界名人網、世界精品網、名人文摘、文心網、五洲四海網、聖

西蘭。老天爺一轉身,把更恐怖、更慘烈、更決絕无情的災難,一甩手拋到了北半球島嶼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發生 9 級地震,強烈地震引發了巨大海嘯,海嘯如一頭脫韁猛獸,面目猙獰,張牙舞爪,橫衝直撞,肆虐之處滿目蒼夷慘不忍睹。建在海邊的福島核電站在劫難逃,一時



間,核爆炸,核泄洩,核輻射等等等,像一枚枚陰森動靜的幕布,黑壓壓沉甸甸地籠罩在日本上空。

不言而喻,2011 年的新西蘭之旅產生了。

轉年春節,我回國與母親兒妹們團聚,滿載着新春的歡樂和家人的祝福喜氣洋洋回到大阪。閻蜜的 E-mail 靜悄悄躺在郵箱里,打開,一行蠅頭小字如晴天霹靂:上周三,我老公被確診——癌症!

我大腦瞬間斷片兒了,默坐半天才緩過神來,反反覆復仔仔細細把郵件讀了七八遍,白紙黑字,字字戳心,我老公被確診——癌症!

癌症!兩個早已不陌生的漢字,瞬間把陌生的死神毫不客氣地拽到了眼前。

軍隊大院長大的我們,從出生之日起,耳邊就灌滿了槍炮彈藥自傷之類字的眼兒,死亡一詞也已聽得神經麻木。然那是在母國,有親朋好友做後盾,有相識或不相識的人伸手援助,我們從未驚恐慌亂過。而此時,身處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閻蜜的老公被告知病危,家里的頂梁柱即將坍塌,她心中將承受怎樣的壓力?

我不禁仰天感嘆:地球的主人,你們築起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你們創作了美侖美奐的雕塑型畫,音樂舞蹈、文學作品,滋養潤澤後人心田;你們研造出小巧輕盈

地亞哥華人資訊網、澳大利亞《聯合時報》、歌華天下網、法國僑報、匈牙利《聯合報》等。

這是伊利華報創辦以來最大的一次行動,這與全美作家聯誼會、作家冰凌以及所有幕後人的幫助支持分不開。本報將不負衆望,于 2017 年在克利夫蘭搖滾樂博物館舉辦隆重頒獎活動,同時慶祝伊利華報創刊 15 周年。從 2016 年 6 月開始,環球華人服務公司與伊利華報將推出旅遊、音樂會等活動,請大家關注。

的電腦,把銀行、商店、電影院、圖書館、辦公室,搬進每個家庭;你們製造出入海 6000 米的潛水艇;你們把衛星發往數以光年計算的其他星空……,真可謂上天能攬月,下海能撈針。可是,在自然災害、自身疾病面前,威武堅韌、聰明絕倫的人類,你竟如如此蒼白,脆弱無力,束手無財!

有關閻蜜老公如何就醫治療、與病魔頑強抗爭的經過,我無力氣更不忍心寫了,只輕聲說一句:2015 年 11 月 28 日,閻蜜的老公公帶微笑,恬淡安祥地走了,去了我們每個人終將要去的那個世界!

今年元旦過後,與閻蜜微信時我們重提新西蘭之旅,時光已悄然走過五年。五年,1825 天。在漫長歷史長河中,不過滄海一粟,點滴光陰,何足挂齒。但在我們短暫一生中,寸秒寸金,舉足輕重,豈敢輕擲。畢竟,人生有幾個五年,可掐可算。

行文至此按說該收筆了,卻不由想起與兩位哥們兒一直未兌現的應諾。一位是專題節目的好搭檔(由於極特殊緣故,恕我不能細提往事和他的姓名)。另一位是白岩松。不錯,就是央視名嘴白岩松。

二十多年前,午休時間。白岩松興沖沖跑來,開門見山道:解英姐,我組了內蒙古記者考察團,邀請你去,說着把請柬遞到我手中。握着請柬,我雙眉緊蹙,着實犯難了。白岩松畢業實習時,我帶過他,小白小白的喊得十分親切。如今他畢業了,第一次組團採訪,于情于理于義我都該去捧場。只是,兩星期前我已答應應了國家旅遊局組織的廣西採訪。最最無奈的,內蒙團與廣西團採訪的日期,不偏不倚疊撞到一起,魚翅熊掌必捨其一。小白聰明精說,雖面露失望,卻堅定說:做人要講信用,已經答應的事不能推卻,下次,我們再同行。

光陰似箭,一晃過去二十年。二十年中,東西南北天涯海角我跑了很多地方,卻從未踏上與兩位哥們兒應諾過的那片土地。在我心中,做人要講信用,應諾了就該履行。而他們,兩條鐵錚錚的漢子,也都堅守着曾經的應諾。

心靈的默契告知,也許不用多久,也許幾年以後,我們舉杯把盞,談笑調侃着,悠然自在地,去兌現美麗的應諾之旅!這就是我的夢。

作者:解英(日本 大阪)



## “中國人的夢想”5<sup>th</sup> 伊利杯全球徵文大賽 紐約啓動

由美國《伊利華報》社、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 2016 年聯合主辦第五屆“伊利杯”全球徵文大賽,于 2 月 3 日在紐約曼哈頓頓楊村飯店二樓宴會廳隆重舉行新聞發佈會和演講賽。

本屆徵文的主題為“中國人的夢想”。美國《伊利華報》社、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將於 2017 年聯合主辦《伊利華報》第五屆“伊利杯”活動。同時由商務出版社將在美隆重推出《浦瑛訪談錄》、《浦瑛、陸穎對話錄》並舉行首發式。

大賽評委會主席浦瑛表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已成為當代中國高昂的主旋律,也是包括華僑華人在內的炎黃子孫共同的願景與追求。愛國的華僑華人都希望看到一個繁榮富強的祖國。國富則民強,海外華人深知,祖國的飛速發展讓海外華僑華人揚眉吐氣大展宏圖,祖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陞讓海外華僑華人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尊敬。

正因爲如此,做爲海外華文媒體和作家團體也要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盡一份力,希望通過本次全球範圍內的徵文比賽,能進一步推動“中國人夢”的實現,也希望通過本次活動能更好地凝聚華人華僑的智慧和力量,讓海內外中華兒女一起,同心協力、共創輝煌。

徵稿事宜如下:

一、組織機構

主辦單位:美國《伊利華報》社、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

美國《伊利華報》社  
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

參賽文章請寄:eriecup5@yahoo.com



每個人都夢想,小時候有小時候的夢想,大人問:你長大想做什么呀?回說“想當科學家”,或是“作家、畫家”什么的;年輕時候有年輕時候的夢想,不過更實際些,想娶個漂亮賢惠的老婆,找個好點兒的工作,收入也高一點。如果有人思想境界更高些,想當個一官半職的爲國家爲人民服務,只要不腐敗,那也不錯;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夢想,身體好一點,退休工資高一點,隔三岔五地出外散散心,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當然,無論男女老少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就是大家常說的“中國夢”,希望祖國更富強,老百姓都能過上好日子,這樣一來,生活在海外的華人腰桿子會更直些。但是夢想歸夢想,不刻苦努力不爲此奮鬥,一切都是空的。自己的夢想靠自己來實現,老話“天上不會掉餡餅”,靠別人恩賜的夢想是不會實現的。

一個人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夢想,而不同的環境也會有不同的夢想。現如今我已七十多歲的人了,生活安定,不愁吃穿,時不時還能與老伴外出溜達溜達,自足了,因此早就沒有什么偉大的夢想了,但是那小小的夢想確實還是有的。七年前我和老伴移居澳洲,與兒子一家同住,在悉尼一處稱做 Hurstville 的地方,近幾年來此居住的華人越來越多,任何時間段往火車站或購物中心走一遭,你都能看到不少和我一樣的黃皮膚黑頭髮的同胞。現在澳留學的不僅來自於國內原來的幾個大城市,也有一些偏遠地區的,此外還有陪讀的,父母移民的,探親旅遊的。手上的錢多了,誰不想出來風光風光?這些同胞有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文化背景,來自于不同的地域,因此有不同的生活習慣。但是,在國內一些習以爲常的生活習慣,在國外不一定合適,而且很難簡單地用“水土不服”幾個字去解釋。這些習慣從本質上說並沒有違反當地的法律,但容易遭人白眼搖頭和鄙視,甚至有些還成了報紙和網絡上的負面新聞。至於有些陋習不要說在國外,就是在國內也是被人指責和唾棄的。當然不是說洋人什么都好,殺人放火偷盜的有,公共地吐痰擤粗口的也有,但總的來說,在當地場合一般都比比較文明禮讓,很少有張口就罵動手就打打現象。舉個在日常生活中極普通的例子,兩個陌生人在同一條人行道上相對而行,當擦肩而過的一霎那,即便雙方之間身

體沒有任何碰撞,也都會不約而同的說聲“對不起”。如果真不小心有了碰撞,雙方仍然會同時說聲“對不起”,絕不會有那種“誰碰了誰”的糾纏,“你是怎么走路”的指責,更不會有那種“你瞎了眼?”極其惡劣的蔑視。又如平時進出公寓大門或電梯,人們習慣性的朝後看一看,假如有人跟着,就把門擋一擋,讓後面的人方便進來,人家總會說聲謝謝。以前一來在國內的時候沒有這種意識,來這里時間長了,久而久之就受了影響,而且成了習慣。可是有時候我會看見有

## 我的小小夢想



個別同胞,開了門逕自朝里走去,其實當時我難得不遠,但緊趕二步還是不行,門幾乎是貼着我的臉“砰”的一聲關上了,只好再掏出門卡開門。而我有時先進門,看後面有位同胞,于數米開外朝這里慢慢走來,我就拉著門等他,他旁若無人地進來了,連聲謝謝都沒有,似乎我是賓館大堂的門童,應該爲他拉門的。話是这么說,但下次遇到這種情況,我還會这么做,因爲這已經是種習慣。而他今後如果還沒有這種意識,會遭人家搖頭鄙視的,要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有些雖然是小事,但也是很繁瑣的。

要說文明禮讓,有些只是生活習慣和態度問題,不是因此說某人多么好多么高尚,某人家多么好多么粗鄙。我們有些同胞的習慣是長期形成的,已經習以爲常,見怪不怪,或者說還沒有這方面的意識,這些知道是可以慢慢改的。我剛來澳洲的時候,不知道乘自動扶梯與國內不同,要靠左站立,不久兒子就提醒了我。現在有時在公眾場合,儘管我已很注意自己的音量,但說話激動

當初,王寶財一家三口移民來到紐約,好像大多數新移民一樣,他去餐館打工,老婆去制衣廠做工。王寶財在餐館做的是廚房打雜,工資比洗盤碗的稍爲高一點,但工作卻辛苦得多,每天要做十多個鐘頭,掃地,倒垃圾,洗菜,切肉類,搬運東西……真是忙得透不過氣來,王寶財做了幾個月就不幹了。

回到家裏,老婆問道「不做餐館的工,那你做什麼呢?」王寶財回答說「四處找一找,希望能有適合的工吧!」

這樣,王寶財在唐人街四處跑,看到那些擺地攤的小販,就駐足留心觀察。一會兒在鄉下做過小販,是一個有生意頭腦的人,一時也萌生起做小販的念頭來,可惜初來乍到對環境不是十分熟悉,同時袋裏的錢也不多,加上英語懂不了兩三句,只好暫時作罷。

一天,王寶財路過格蘭街看到一間開張不久的蔬菜店請人,貼在門口的廣告還補充寫上「懂廣東話者優先」。他心想:賣瓜賣菜自己以前當做過,與顧客打交道也有一套本領;而蔬菜店早上開門,入夜關門,工作時間比做餐館的短,相信工作比在餐館廚房輕鬆一點,王寶財不用多加考慮就走進去看工了。

老闆是溫州人,名字叫楊樹華,才 30 歲出頭,生得粗壯壯。先前是一個擺地攤賣玩具的小販,做小販累積到一筆錢後,他聽取同鄉叔伯和弟兄的意見,就在格蘭街開了這間蔬菜店,他和老婆也是工人。因為要到來買瓜賣菜的顧客大都是廣東人,很多時候和顧客說起話來好像「雞同鴨講」,所以要請一兩個懂廣東話的人了。

楊樹華聽王寶財說他在大陸當做過小販,雖然年紀大一點,看來是個老實人,不用再再三考慮就答應雇用王寶財。這是一間小蔬菜店,每天售賣的蔬菜水果總是新鮮的。早上顧客進入店內,就見到木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新鮮的蔬菜。每種蔬菜上方用紙皮箱剪下來的紙板寫著:白菜每磅 49 分,油菜苗每磅 1.50 元、青江菜一把 99 分,椰菜花一把 1.19 元等等。店門外兩旁的水果攤則擺著柳丁、橘子、蘋果和葡萄,也用紙皮箱剪下來的紙板寫著四個一元和 99 分一磅的價格。店內店外都是明碼標價,這樣方便顧客來選購。

王寶財負責在店內賣瓜賣菜,老闆娘負責在店門外賣水果,而老闆則什麼都做,除了取貨搬貨,有時在店裏也賣瓜賣菜,有時也賣水果。

王寶財對人態度和藹,即此遇上有時顧客百般挑剔來選擇蔬菜,把一排排的蔬菜翻亂了,他也不生氣,臉上總是掛著微笑;他爲人忠誠老實,賣瓜賣菜從來不短秤。他心算能力強,蔬菜上了磅秤,就能隨口說出多少錢來,忙碌時候從不手忙腳亂。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楊樹華對王寶財有了好感,「財叔」前「財叔」後這樣稱呼起來。王寶財也是「老闆」前「老闆」後這樣稱呼楊樹華。有時楊樹華笑著說:「我那個個老闆呢——叫樹華就行了。」

楊樹華和許多生意頭腦靈活溫州人一樣,秉持「早開門,晚關門」的經營原則,又實行薄利多銷的經營策略,只三年多時間就賺了不少錢。不久前楊樹華在布碌威大道新唐人街開了一間超級市場,聽說正計畫在皇后區又開一間超市哩!

時難免聲調高了點,孫女也會提醒我“爺爺,說話輕點兒。”

所以在文明禮讓方面,只要我們平時在不同場合多加留意,就會知道一些以前不被注意的細節,隨之就會跟著这么做,也許這就叫潛移默化吧。又或是平時長輩在這方面多教育小輩,小輩多提醒長輩,夫妻間天天生活在一起,更是要時時相互提醒,這麼一來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就不需要再提醒了,自然而然的就入鄉隨俗了,此後網上和報紙上也許不再出現或少出現有關國人這方面的負面新聞。我是一名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我愛這個國家和住在這里不同膚色的人們,但我是個中國人,我深愛我的祖國和我的同胞。以往每每聽到和看到這些負面消息,心里就堵得慌,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錯似的。因此,現在我有個小小的夢想,夢想有一天洋人不僅僅滿臉喜悅地盯著國人口袋里的錢,更是從內心里喜歡上黑頭髮黃皮膚來旅遊的國人。

同胞們,我們一起努力吧!爲此我獻上一首打油詩「同胞,你好!」,希望能夠開出國際旅遊的人提個醒,讓他們儘早入鄉隨俗。同胞,同胞,哈囉,你好!初次見面,不妨說道說道。

人哪,在家歇久了,應該出來瞧瞧,外面的世界有不樣的精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較。出外旅遊要有好的心情,在乎口袋里錢多錢少,無論你是普通百姓還是土豪,入鄉隨俗最重要。買東西請你先排隊,說話不要大聲叫。自助餐你儘管吃,就是不要帶了餐。過馬路先看紅綠燈,面斗不要去洗腳。垃圾不能随手扔,孩童不能亂撒尿。人家讓道還聲謝,紛爭不要扯拳腳。包里錢多是好事,就是不能性心煩燥。平時不要大露富,國外也有小偷和強盜。好了,好了,要說的話還不少,有些人已不需要,需要的人請記牢,一席席語言,僅供你參考。

我敢說這些心里話,皆因我是我同胞,我在別人家,我懶得去鼓噪。倘若有何不妥處,儘管向我來吐槽。再見,同胞。

2016 年 3 月 28 日  
作者:陶公順(澳大利亞·悉尼)

這間蔬菜店的經營有方,幾年時間取得如此大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來向楊樹華取經的溫州人不少,楊樹華還保留把一切告訴鄉鄰。他常對人說:「剛剛這間蔬菜店,很多東西都不懂,也是鄉鄰們幫了很多忙,到店裏來指教,比如去哪里取貨?怎麼取貨?蔬菜、水果在店裏怎麼擺放在架上……現在自己熟悉了,當然也要教會鄉親們啊!」楊樹華和其他溫州人一樣,充分發揮了團結互助的精神。

楊樹華目前事業雖已有規模,仍是一個辛苦的生計人。他每天凌晨兩三點就開車到批發市場取貨,一個星期七天從沒休息過。有人問他累不累?他回答說:「累是很累,但見同鄉的人都是這樣拼搏,再說不拼搏事業怎能成功呢?」

王寶財對老闆這種刻苦耐勞的拼搏精神,佩服得五體投地。再說,王寶財在這間蔬菜店打工,他學到了不少東西,熟悉了蔬菜店的經營手法,也耳聞目睹很多溫州人在紐約大展拳腳的情景,尤其是如何在蔬菜業、水果業打出一片天地的創業經歷。

王寶財常常想「工字永無出頭之日」這句話,他多麼希望有朝一天自己能經營一間蔬菜店,然後再開一間超級市場啊!

幾年時間,王寶財省吃儉用也累積一些錢,可是計算下一間開蔬菜店還未夠本錢,恐怕還要再打工兩三年。眼見唐人街的蔬菜店、水果店和肉食店像雨後春筍般開了一間又一間,已經到了「三步一小家、五步一大家」的程度。王寶財一時著急起來,他想,先做小販作為跳板吧!雖然做小販有時風裏來雨裏去的,確辛苦一點,但賺錢總是會比打工多一些。幾經考慮就向老闆辭工了。楊樹華一聽,以為王寶財是「跳槽」,他就說:「財叔,你找到哪一間蔬菜店呢?人家出多少錢你也一樣給多少工資你。王寶財老實把自己的計畫說出來,楊樹華聽了後半晌不說話,最後他握著王寶財的手說:「財叔,我支持你。但希望你做小販後,攤檔不擺在我的店門口就行了。」說得王寶財也笑了起來。

王寶財回到家裏不敢說是辭工不做,假裝唉聲歎氣說是「被炒了魷魚」,老婆聽了以為是真的,就說:「餓死了也不去餐館打工。」王寶財說:「我打算做小販,賣瓜賣菜。」

王寶財心裏這樣想:「趁著自己還有點氣力的時候不去拼搏,人生還有幾回搏?」他不想會遇到什麼挫折,只認為自己努力一番一定會有好收穫。王寶財買了一輛自行車,每天凌晨兩三點就起床,騎著自行車去蔬菜批發市場取貨。他清楚油菜由這種蔬菜最受人愛買,所以每天取兩箱回來。他這個人能說會道,嘴巴是像斟滿了油那樣潤滑,在唐人街找個地方擺下攤檔,一個早上就差不多把兩箱油菜賣光哩。他有幾次取三箱油菜苗放在自行車後載回唐人街,但有天遇到員警被攔截下來。員警指著那三箱東西不停指問,說了很多話,王寶財只聽懂「No Good!」這句英語。他明白是超載了,就不斷說「Sorry!」來求員警放行。結果員警點頭表示放行,但做個姿勢是要推著自行車走。經過這一次教訓後,王寶財不敢取三箱油菜苗回來賣了。未完 請上伊利華報網站閱讀全文:www.ecjweb.net

作者:Kun oy Lee (美國·紐約)

## 移民風浪里,林家夫婦的生活之路

出國前,林大姐的老爹和一心想移民的女兒聊天,閒話說,你丈身子骨軟弱,風一起,就連打噴嚏。出去後,你要多關心他,遇事多擔些事。

有林老爹在一旁吹耳邊風,林女的婚姻價值觀自然風清月明,相敬的根紅苗正。

林女則到異國後,自己一方面進行職業的調整和再造,全職學習注册護士;一方面兼職幹活,做著一份護工的工作。她渾身像充了電似的,一心一意冲在家庭生活的最前面,誓要爲這個家闢出一片天來。

而曾在國內辦公室朝九晚五慣了的林大哥,卻認為林老爹未免看走了眼,他可不是林老爹嘴上那個文弱書生。

移民不到一個月,林大哥逮住了一個工作的機會,立馬套上沉重的安全保護鞋,一腳走進雞肉加工廠,在逼人的寒氣里分頭處理雞肉;凌晨 4 點,頂著月光,趕赴麵包廠,跟南美的師傅一起做發酵麵糰,把一盤盤成型的麵包包進碩大的烤箱烘烤;在機器轟鳴的噪音里,操作刻盤,製作模具……,爲了生活和家庭,林大哥也全力以赴。

面對繁重單調的力氣活,一次次的短期工,林大哥並沒有怨天尤人。他甚至還有一點兒高興,暗想这么一來,說不定筋骨逐日強健起來,讓林老爹給自己貼的標籤,風一吹就噴嚏感冒之類一邊聞著去吧。他甚至有一點理解,爲什么共產黨過去強調勞動改造,整天在辦公室的溫室里就著,不接地氣,軟胳膊軟腿,是殘缺的人生,確實不像話。

但事與願違,留給移民的粗笨體力活,並沒有給他這個書生,這樣的年紀帶來什么好處。他的肩膀,卻給繁重的担活,日積月累肘膀磨損著,左肩忽然就拉傷了。他認為是意外,見了林大姐,也只輕描淡寫提一提,“過幾天就好了,不礙事的。”換來林大姐將信將疑,一點擔憂裹上心頭。



眼鏡的一坨坨鐵胚。二三月後,在夜間睡覺時,他的手臂手腕手指不時發麻發痛,再往後,白天也出現這些症狀,林大哥才覺事情不妙。一查,原來是因為過度勞損而伴生的腕關節隧道綜合症和網球肘。要治愈有些難,並且醫藥不能幹活,否則會向更糟糕的方向演變。

林大哥不禁心裏發涼,這份病痛,竟是他憧憬的加拿大移民生活,在短短一年中,給他帶來的一生鎖鏈!

從此,林大姐堅決不讓他再去工廠了,儘管林大哥拍胸脯說他會悠著點,吃不消就離開。最後,林大哥找了一份賣彩票的工,才使她心安。

林大姐有個閨蜜,她並不知林女的家庭底細。看到林女讀書又工作,一根蠟燭兩頭燒,不禁囁舌道:“你看你,頭髮都白了好幾